

### 第三節 大師入藏學法（修學時代之宗喀巴）

大師復作是念：我今於佛善說法經中而出家已，如來所教唯有二事，謂讀誦聞思及斷惑修定。於二事中，聞思尤要。故應先依諸善知識聽聞思惟，斷除疑惑；然後取捨修習，極善了知，漸次而行，以免謬誤。若不爾者，自無知解，造次而行，猶如生盲，趣未經路，不僅不至所欲，且有險惡。故須先於顯密教理學習通達，方可修習一切禪定。學習之處，亦以雪山迴環，四時調序，夏無極暑，冬無嚴寒之地為宜。初由諸大菩薩建興正法，次有諸善知識住持增廣，乃至於今教證之流，衛藏勝地，尚有其人。故藏地修學，優美極矣！雖長途艱辛，全無怯弱，猶如薩陀波崙參訪法上菩薩，不顧一切而往依止；亦如善財童子趣依南國參諸知識，不辭勞辛也。由此大師去藏之志，即行確定。爾時義成大師亦加勸勵。於壬子歲，師年十六（明太祖洪武五年也），如諸鵝王，游泳蓮池，大師具足無量踴躍，發大歡喜。將起程時，義成大師告曰：「我今欲為汝說一種法，汝何所欲？」師白曰：「請賜一種於心最有益之教誨。」義成大師具足神通力故，以未來之記莖，而作教誨。告以初應聞思，次應修學，再次

應如是修法義，後應如何成熟有情、住持佛法等，皆以偈言而誨之。大師不僅記憶，且書其文句，具如傳載，恐繁不錄。總其教誨應學之程序，初學慈尊之五部論，次習法稱論師之七部因明，進學破離邊執之中觀論等，後具學一切顯密等法，如是次第，令入藏地漸次修學。大師於義成大師前所受之顯密諸法，除前略述外，尚有金剛界頂、法界語自在、不動、大隨求等下三部（藏中密法有四部）之梵譯經教、建壇儀軌、教授法等，上部之三種閻曼德迦、三派傳來之勝樂輪及金剛手等。義成大師更誨云：「防護留難者，為金剛手等。增長智慧者，為曼殊五字明等。增益福壽者，為無量壽如來等。成就順緣者，為多聞天子等。防護一切人非人之損惱，授與一切成就者，為六臂摩訶歌囉等。此皆為我本尊，今授與汝，諸尊行法及供養等，依教修持，切莫間缺。」云云。大師受教後，尚能依教奉行。至藏後，住極樂寺等，學經之時，因諸不便，於多聞天、六臂依怙、祕密主等，時有間缺。由此間缺故，初學經時，順緣稍乏，並諸病惱，常為擾亂。大師云：「此皆未能全依師命所致也，悲夫！」故此後時於金剛手等修持未敢間缺。（大師豈有違師教誨之過，但為警策來學，故示現耳。）

又於爾時，義成大師為歡送師故，陳設壇場，啟白一切護法聖眾。以一握青稞，

供獻壇上，諸青稞皆光明晃耀，形如珍寶。義成大師喜曰：「當成佛教教主之瑞兆也。」是時師徒互以恩深義重，不忍別離。然以事大，不可強留，唯有至誠發願而已。大師於出發前，禮辭義成大師，留戀座前，有依依不捨之情。義成大師勸慰後，互道尊重而別。大師於長途跋涉中，因平時誦習力故，任運持誦，稱讚旻殊師利真實名經而行。時或憶起義成大師之恩德，輒淚垂如雨，回顧大師之方所，每思回返，時誦「不退不回還」之經句輒止。——此亦大師後時不歸鄉井之前兆也。時同行助伴，有前藏止公寺中之化緣喇嘛，名寶吉祥，與師共道；更有舅父二人，及餘赴藏行人為伴。進藏之路，為繞南路而行。大師道經昌都，住宿一夜，十六尊者及摩訶哥囉為之現身。後大師教法流行西康，有慧賢菩薩，於師宿處建寺，即今之昌都喇嘛寺是也。如是漸次進行。至年十七，歲次癸丑，秋季達止公山林，朝謁止公仁波卿於師依（地名），即於座前聽受大乘發心儀軌、大印五法，及止公喇嘛之著述，并拏嚙六法等甚深教法。次師之本意，欲先往極樂寺，學諸廣大經典，時因伴友之勸請，隨往公塘（地名）。因該地有一善巧醫師，號寶依處，受持八支醫書（馬鳴等所造）及梵藏一切善巧者之註釋。習練一切手術，未經久時，皆得善巧。大師偶有失調之時，雖有十數名醫為

師診治；然用何藥，如何配治，寒熱調均等，仍須請於大師。時諸醫師皆云：「現在藏中之善巧醫術者，無能勝於法王仁波卿（是師之尊稱）者。我等亦略趣足前學習，因聽受諸藥性差別等，較之昔年所學，進步多矣！」師住彼未久，欲廣學慈尊、無著、龍猛、提婆等諸大菩薩之聖教故，遂往極樂寺，（此寺在拉薩之西，止公及公塘皆居拉薩之東。）從極樂住持善滿及上座吉祥獅子座前，聽聞經論。其讀誦阿闍黎，（每日讀若干，皆須背誦於阿闍黎前，故此種規範師，卻類內地之教經阿闍黎也。）則依大善知識德海為正，大阿闍黎陽錦巴為副。善巧習學現觀莊嚴論之本（頌文）釋（天竺獅子賢論師所造），僅十八日，釋文具熟。次更聽受絳嘉之釋（此書重釋獅子賢論師之釋），未經久時，文義具善。時諸教師及同學者，於師慧力，莫不深生希有之心。大師在故鄉時，曾已學習大乘莊嚴經論，并為他說。近極樂寺有號曼殊寶大善知識，極善慈尊諸論，故又依止聽受大乘莊嚴論等。師住極樂寺時，有薩迦教主，尊號福幢，赴法城阿蘭若（去極樂寺不甚遠），往禮之，從受曼殊五字明結緣灌頂、勝樂身壇灌頂、古疏（摩訶哥囉之一種）結緣灌頂等法。如是住極樂寺兩年，習學帕勤（即現觀莊嚴論之略稱），極悉善巧。歲次乙卯，年十九，往桑樸（寺名）等寺，遊

諸辯場。（藏中學經得善巧已，往餘寺中立宗，寺中諸師設難應辯。現今藏中三大寺等處，皆行此法，互相研討。）智慧圓明之美稱，由是徧揚。次往後藏，欲直赴薩迦寺。因同行緣力，暫繞路仰堞而往雅鑪。從雅鑪往住寶勝善知識前，受勝樂十三尊及閻曼德迦五尊之灌頂。次往薩迦寺。時薩迦未講經，遂往薩讓慧樸師前，聽受經論。至薩迦講經時，往彼依帕勤立宗。次往拉堞絳（地名，薩迦寺在後藏之西，此寺又在薩迦寺之西北。）諸寺立宗，後至覺摩囊（寺名），於尊勝大師前，受六支加行（時輪金剛法）等。又趣薄棟（地名）回，路經吉蛾雷（寺名），於彼住持前，受迦當朗忍之傳承。次遊藹寺辯場立宗已，回那塘（地寺名）。前學絳嘉帕勤釋時，內中多引俱舍之文，稍難解了；以此因緣，欲學俱舍。故於那塘之義賢師前，聽意樂賢之俱舍釋一遍。然師智慧廣大，非於少義而便滿足，故意猶未盡。時於彼寺一格喜處，見有慶喜吉祥之帕勤釋，較前所學之絳嘉釋，顯然易了，生歡喜心，欲往慶喜吉祥大師處重聞帕勤。更見彼釋中亦引有俱舍論文，詮釋甚顯，念云此師俱舍決亦善巧。隨回仰堞少住，後往內寧（寺名），立帕勤宗。

丙辰年，師年二十，夏住賊勤（寺名），於大善知識慶喜吉祥仁波卿前，聽聞帕

勤一遍。時彼大師慧辯明利，應釋盡釋，善知機宜，具足無量善巧者相。大師對師生大歡喜敬重之心。爾時重復請講俱舍，慶喜大師云：「我於俱舍原亦善達，近來無諸學者，故亦稍疏，講則必須參閱各家著述；近體失調，況現在正講授帕勤因明，恐不能速辦。我有弟子名仁達瓦（仁達地名），又名童子慧，人皆重之，智慧明利，善巧俱舍，汝可往彼處聽聞。若不廣釋，可請依文指授。如是數數勸勉，必獲利益。」大師與仁達瓦師，前已相識。適於彼夏，由薩迦寺來賊勤。因此得依仁達瓦師聽俱舍世親菩薩自釋（即漢譯俱舍論），指授一次。仁達瓦之講法，非僅依文釋義，將全論要義，前後配合，一切關要，皆能直授於學者心中。大師起最大清淨信心，于彼所講一切，雖僅一次，文義皆了。並將論中最難之處，請問抉擇，映奪彼意，起大歡喜。仁達瓦大師曰：「為汝講授，實須慎也。」

按仁達瓦者，童幼之年，智力成熟，厭患世法，消散貪瞋，觀三有如香城，遊勝行（菩薩行）如幻網，童真出家，善習聖教。其經論之傳承，雖必依師，然一切顯密經論之深義，則僅參閱一、二次，本釋正體，善能配置，悉無紊亂，以正理引申，教

誠後學。中觀因明，時多隱沒，而自以慧力開闡正軌。雪山之中，智識無與儔者。師之行證，於增上戒學，離諸誤犯；真菩提心，現行無間；觀諸有情，猶如赤子，但顧利他，不顧自利，視火如蓮；於密乘無上瑜伽生滿二種次第，獲得堅固之三摩地。共不共德，無能與等。以是力故，愛樂善品天神，現前承事，讚言善哉！曾於一時，發願講釋，教導未學。於其夜分，虛空之中，見龍樹無著等諸大論師現身，擊四大法鼓，聲滿世間。如是等殊勝功德，說之難盡。宗喀巴大師之辨了義不了義論，及性相理門論諸書，其思想皆依此師為基礎。故宗喀巴大師生平諸師長中，此為最上。

如是從彼處聽俱舍已，雖更無餘義可明，但為順其講辯之軌，又重聞一遍。至賊勤夏季法會解已，於秋季中，師徒共行，赴拉垞（地名）桑靈（寺名）聽仁師講入中論一遍。時間有獲得成就瑜伽自在，善達五明之羅咱瓦（譯師之稱），號菩提頂，冬季法會，在前藏布達拉（即現今達賴喇嘛之住處）講集論。當時大師知彼為藏中集論之主，故決定於其開講時，赴彼聽受集論。至秋末自拉垞赴藏，至布達拉請其講授，已蒙慈允。然因壽臘高邁，法眷又勸請速歸，遂赴藏。路經法城阿蘭若，師亦隨之。

雖未能如願聽受集論，然亦略受餘法。其年冬住極樂寺，次往覺摩壠（地名）善巧四部難論慧明大律師前，聽聞毘奈耶根本經（德光論師造）及其釋論，并一切支分，隨其所授了解無餘。時於每日聽聞之餘，受持根本經廣釋十七大頁，（每頁二十行，譯漢文可成兩卷，師之念力，可見一斑。）悉無間缺，亦無忘失。（師自此以後任學何經，每日讀十七頁以為常課。）大師隨衆上殿修持，衆誦般若行法時，師亦以般若為課誦，心住於諸法幻現無實之義。至衆高聲誦其餘法時，亦未能驚亂師之定心，心亦不起少許分別，唯於明了性空無執之中，專一而住，離諸功用。至課畢，始出定。時衆皆生希有之心，念云：「我等末法有情，雖閉戶專修，動經多載，亦難使一念安住，何緣空性耶？大師聞思修三事並行，實希有也。」

時在受持毘奈耶廣釋四十餘卷之間，忽覺（留難之相）背之上半身粗猛疼痛。隨往塚壠樸有一善巧陽僅寧主（一種密法名）者前，受其教授卻病法。修之不效。隨回極樂寺設法診治，悉不見效。時極樂寺稍有口舌，師生厭離，遂與數人，同赴後藏。本意直往薩迦寺，祇因途中嚴寒，道復遙遠，故暫住內寧寺避冬。時內寧之學者及隨師行者，力請講授集論。師初於集論未專研究，今略參閱，義皆通達，依自所知講



授一次。

至戊午年春，師二十二（洪武十一年），繞那塘而赴薩迦，時結尊仁達瓦（結尊二字是尊敬辭）亦在薩迦寺聽道果。此後經十一月之久，住薩迦寺依結尊住。結尊仁達瓦於聽道果之期中，為師評講集論一遍。復於彼時以釋量論（法稱論師造）為主，兼講入中論（月稱論師造），又誦授律藏等經論之傳承。同時依金剛寶大德前，聽聞歡喜金剛第二品薩迦派之註釋。時彼處有一善巧詞字法之老格什，結尊仁達瓦亦勸請大師從彼前請求教授，住靜處修之。自茲以後，所有之病患，痊癒無餘。

復次，師徒同往拉垞絳囊仁（寺名）寺度春夏。結尊仁達瓦著集論廣釋曰善說海，授於大師。大師又請詳釋量論一次，復受桑都本續及五種次第（此皆密宗無上瑜伽）。秋間鄉里寄順緣至藏，為領取故，自囊仁經薩迦而回前藏。收取之後時因友伴之請，及慈母書信，懸念之言，意欲返鄉一行，省視親眷故，略學回鄉所須之散教授。時忽念云：利少過多，以此何為？遂立志決不回西寧，世間愛顧，深心厭離。後慈母數數函招，並帶白髮少許，色如螺貝，告云：「我年至此，念汝心切，歸來一聚，是盼。」云云。師念回家，實無大益，隨繪自像一張寄呈。慈母展而觀之，其像首呼阿媽。

慈母觀此希有境界，生起無量信敬歡喜，覺與大師親見無異，愛念之心頓息焉。大師於一切恭敬供養、承事禮遇等，皆視同幻化影像，虛偽欺誑，無常變壞，不可保信。不加功用，厭患之心，任運現行。是年秋往梅卓拉壠喇嘛福稱前，聽受多種經論。次閉關靜修，兼閱釋量論之廣釋（書名正理藏論）。以見第二品道建立為緣，於法稱論師之著述理路，引起無量不可壓伏之猛利信心，髮毛戰豎，兩淚驚垂。後凡閱釋量論等時，無不爾也。瑜伽亦云：「有大乘種性者，聞空性時，悲喜交加，不覺淚流，自恨其晚。」入中論等同作是說。師之信重，亦可見矣！昔藏中諸講釋七部量論，及陳那集量論等，僅知為辯論方式，其成佛證解脫之道，則非此中所有（我國內地想亦多同此見）。師以無垢智力總觀一切因明諸論，特見陳那集量論、法稱釋量論等，攝盡一切上下諸乘修行次第，悉無錯道。錯固無果，缺亦然也。且如種穀，雖必須其種，然水等有失，其實亦必無獲；任求何果，悉不能捨此他求。故於陳那、法稱等諸大論師發起不共信心，實非他人之所能及。是年冬季法會住極樂寺，元帝太子帖木兒致書，并供物於座前，師酬書謝之。此為大師與王家通訊之始。次，意於明春法會時遊諸辯場，故即於此閱習舊課。

至庚申歲，師年廿四，赴後藏過那塘。時義賢師適著釋量論之釋，令師住聽，師如命聽受一遍。夏季於那塘寺立釋量、集論、俱舍、戒律四部之宗。復於彼時依結尊仁達瓦之喇嘛號慶喜吉祥（此人非前聽受帕勤之大善知識慶喜吉祥）者，聽受薩迦軌之喇嘛囊決，及比松索摩。又從虛空瑜伽者，受蘇迦悉地法等。次於秋間，聞結尊仁達瓦赴薄棟，師亦趣向藹寺，從空賢譯師學習寧哦梅隆（詩詞）等。其主要之目的，則為依止結尊仁達瓦。（仁達瓦當時亦住藹寺。薄棟是地名。）溫習入中論、釋量論、集論、俱舍論等，對於帕勤及戒律又請結尊仁達瓦重講一遍。除於入中論講釋外，其餘中觀、寶鬘等重要之論，未得傳承及講釋者，從那塘住持慶喜幢前，受性宗一切重要經論之傳承。復從極樂寺妙寶師處聽受一次。總而言之，當時藏中有性宗諸論，得傳承者晨星冷落，況求能解釋講授者哉！然今藏中講習性宗諸論者，無處無之，斯皆由大師得傳承後之恩賜也。

次師徒同赴薩迦，大師依前所述之四部難論立宗。（師於此時可立十餘部難論之宗，祇因諸辯場中未興餘論，故未章餘宗耳。）次年辛酉，回前藏，春季自公塘漸遊桑樸等諸大辯場，依四部立宗。（帕勤已立畢。）時宗喀巴大師之慧辯鋒芒，理教淵

深，釋難則勢如破竹，酬問則音同扣響。前後藏境，諸大梵林，或通解三藏之高德，或專持難論之善士，莫不領教心歡，答然悚然。師則智深而慢浪自息，悲重而浮執悉殄矣！

以上是學習顯教時代中略錄少分。師所學之經論，實非限於此短文所述。即如學現觀莊嚴時，同時即兼學慈尊其餘之四論十萬頌，與帕勤合釋八千頌攝義、無著世親二解脫軍（師徒二人）等所造之二萬頌，與帕勤合釋獅子賢論師所造之帕勤釋八十頌廣釋八品攝義等二十餘種梵譯釋論。學釋量論（因明類）、入中論（性宗類）、俱舍、集論、戒律等時，亦莫不兼及其他。總之凡藏中所有，或兼聽聞講授，或僅受其傳承，皆深入大師智鑪為融無礙。又藏中佛法中興之時，諸宏揚戒律者，曾唱黃帽之事。今大師受本尊所記蒞，隨於此求學圓滿時代，亦改黃帽，表揚以宏持戒律為宗旨，對治不守戒律慢恃密法之弊也。

#### 第四節 受具及遍學密法

如前所述，宗喀巴大師遊諸道場，辯論正法。當爾之時，能以善巧清淨功德，引